

吧兩喪又自傷罔極此身不能立天地間遂謝絕塵俗結廬先君子窆窀之側瞻依如過庭時稍暇取明朝實錄稽詢之視三光之文耀發昭代之弘猷將托此心於史以不負所學兼慰餘年庶得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也蓋實錄所以存古今之信史然史亦有掩其實者史官或尚微辭或避忌諱或見聞互異或好惡失平當時不校正而傳焉誤矣後世不之疑而羣然服焉不再誤乎况野史非而疑毀間有卮言餘錄未免輕聽多舛若家乘銘狀是而疑譽豈無綴諛枯骨喜謁金辭者博採而不裁之則修史之多過率繇

於此余靜思攷證端穎直書凡君臣之作述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敵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三途用人之選擇門戶察典之報復以及山川鬼神天道災祥之徵應事事昭灼若眉列然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誣者余其免矣是編也或幸名山藏之通都播之設有知我者曰夫夫也達乎詩禮之教能立其身而從事於史學者也余心亦不泯滅矣陳眉公云文人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實不知史官亦文人也文人之才可務虛而不務實乎史官雖道其實未嘗不於虛處討論以辯真偽所繇來大抵秉心貴虛

不虛恐流於偏黨執簡貴實不實恐亂其是非故文人與史官皆宜崇實實者誠也直也惟誠惟直則天地且孚焉豈止後世人心信之哉

禾郡果山遺民葉鈇盥手焚香自序

明紀編遺目錄

卷一

歷朝書籍

閱史大意

漕運大略

錢法大略

鹽法大略

兵制大略

市馬大略

屯田大略

河道大略

謚法大略

卷二

諸番朝貢大略

流寇大略

南都大略

浙閩大略

靖難忠臣姓氏
殉難諸生姓氏

兩都殉難忠臣姓氏

卷三

國運盛衰大意

江浙三大功文臣

官制大意

門戶始末

門戶雜錄

卷四

忠孝節義

理學大儒

卷五

廟祀令典

優禮聖裔

諸王偶錄

御筆偶錄

科舉考略

薦舉徵聘

大臣看壽

山林看壽

大臣姓名同

字行名臣

醫卜星相

二氏

鬼神

災異徵應

卷六

訂正舛謬

明紀編遺卷一

禾郡果山遺民葉鈇輯

歷朝書籍

命儒臣編存心錄上以祭祀國家大事念慮少怠無以交神明乃命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鑒戒者以進上曰是編所載豈惟行之今日將俾子孫世守法守修女戒成上以宮闈當嚴命儒臣述古賢妃行事爲法

元史成學士宋濂侍制王禕總裁編纂者趙堉朱右

貝瓊朱伯清王濂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越李汶張
宣張簡杜寅俞賓殷弼先是詔儒士歐陽佑等往北
平采故元事蹟備修元史以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
故遣

御史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覽之親加刪定

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徵儒士熊鼎
朱夢炎等至京師居上賓館纂修是書令公卿子弟
及天下士庶通知大義爲化民成俗之先務

纂修禮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創業之初禮制未備詔
中書開禮樂二局聘通儒入京都纂修凡吉凶軍賓

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爲綱儀度名數
沿革咸具爲目凡五十卷

大明志書成類編天下府州縣形勢及降附始末又
修寰宇通志從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
里而四夷之驛不與焉

祖訓錄成立爲家法其目十有二曰箴戒曰持守曰
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
曰內官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序曰凡我子孫
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是書揭西廡詳
覽六年七膳稿方定

大明日曆成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智
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宋濂爲序
皇明寶訓成先是修大明日曆自上起兵臨濠至卽
位六年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
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合載一百卷命藏金匱詹同
宋濂奏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未可得臣請如
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
後世上從之於是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
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此後凡
有聖政史官紀錄隨類增入

孝慈錄成御制序云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
爲母則期年低昂太甚漢唐有忌議喪事者朕則不
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今立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
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
御註道德經成上序云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
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術也上又對儒臣舉老子
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
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
但諸家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資世通訓成御制序末云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聖

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註以繁辭評論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己之見總先賢之確論託謁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後人故爲序

洪武正韻成先是上召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等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有一韻當折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廣詢刊定之書成敕宋濂序

編纂春秋本末成類分列國附左氏傳之後首周次魯先晉齊後吳楚命東宮文學傅藻等攷閱

臣戒錄成胡惟庸事覺上命纂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悖逆不道者二百十二人書之又頒志戒錄採爲臣悖逆者百餘事令羣臣省心奉法

御制劉向說苑序頒天下學校先是命國子生讀說苑自上爲序乃刊布

精誠錄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命大學士吳沉等採集經傳以類編輯書成進覽上善之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省躬錄成旣編歷代帝王祥異感應爲存心錄復編漢唐以來災異應臣下者爲此書

御制大誥三編上親序之被誅貪賊官吏一切作奸
犯科姓名具列誥中前後三編頒天下凡臣民務要
家藏人誦爲鑒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其收藏大誥
者偶有所犯減等科罪後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
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頒武臣大誥二十二篇訓以撫馭軍民之道

御註洪範書成先是博士許存仁講洪範至休徵咎
徵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
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得期
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

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儆戒今宜體此下
修人事上合天道豈特爲君者當勉而爲臣者亦當
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福建布政司進禮記註疏

詔行韻會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以字義音切未盡
重加較正用學士劉三吾言採前太常博士孫吾與
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詔古今韻會凡切字必祖三
十六母音韻歸一上善之

福建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先是上令購書刊行
三書先成進覽

頒醒貪簡要錄於內外諸司錄百官歲給俸米之數計穀幾何當出米幾何計田幾何當出穀幾何較農夫用力多寡之勤勞而爲之書名曰醒貪簡要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稽制錄成上因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乃倣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及名號虛實等第頒諸功臣家遵守使上下秩然不敢紊亂

輯歷代宗室諸王惡逆者類編爲永鑑錄賜諸王輯歷代人臣善惡可勸懲者爲世臣總錄賜羣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成初召博士錢宰等論以定正

之意并指天象云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此爲文章之府可異今暮春黑氣始消文運當興矣由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名曰書傳會選

詔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書於殿廡上曰此書有益於治道多矣每披閱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鑑古驗今真有國之龜鑑也

重定皇明祖訓召諸王賜之諭以歲減祿米之意洪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

闕門廡之制度以及壇廟寺觀街市橋梁之建置更
易靡不具載

頒爲政要錄凡十三條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

詔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曉又慮儒臣未達註釋之格乃手釋二章賜克表等受詔釋四書五經名曰羣經類要

昭鑒錄成召秦府右傳文原古修撰王傑等編輯辨姦錄宋濂奉敕搜萃歷代姦臣實蹟成書

頒武士訓誡錄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

能通曉命儒臣編集鉏麇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行事實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

頒稽古定制書先是上以諸功臣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諭終莫之省廼命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典禮參酌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皆有定制永遵行

頒大明令上諭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

明統緒述 卷一
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
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
不蹈于律刑措之效豈難致哉

大明律誥成取大誥條內撮其大略附載於律凡榜
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
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

御制文集成上自爲序賜羣臣

大明會典敕儒臣發中秘所藏諸司職掌諸書參以
有司冊籍分館編輯以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
文等級爲目提挈會要分布條貫自朝廷及田野巨

細釐舉垂之後世而無弊矣永樂代承雖因時裁酌
必以太祖舊制爲主

以上俱洪武頒行

文獻大成學士解縉等纂輯呈覽尋以所載未備敕
少師姚廣孝等再纂更名永樂大典御制序冠之書
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卷

文華寶鑑成召皇太子授之上曰修己治人之要具
於此書爾其勉之又顧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子孫
嘗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茲朕稍充廣之益以
聖謨大訓爲萬世成憲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
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

明統緒述 卷一
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導東宮當以此講說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命學士胡廣等以五經四書傳註及諸儒發明者編纂成書又進性理大全御制文序之頒學校

聖賢心法乃成祖機務之暇採往古嘉言切於修齊治平之道編輯以示學士胡廣等曰唐虞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矣帝王之學貴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爲治朕夙夜資擇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爲朕言廣等奏曰帝王道德之旨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竝傳萬世請梓以

賜上曰然遂名聖賢心法分四卷以君道父道臣道子道揭其綱下分爲目上自爲序

命黃淮楊士奇等選歷代名臣奏議成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嘉言臣能盡忠無隱天下未有不治

孝順事實書成輯古今可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御制序冠之賜諸王羣臣及天下學校

皇太子命楊士奇纂周易朱氏本義要旨進覽名曰周易直指

解縉等奉敕修古今列女傳成御制序

命侍臣纂修列僊傳成賜名神僊傳御制序
陰陽星命等書命欽天監纂修成

爲善陰隲書成上閱載籍遇有爲善獲報者命侍臣
輯錄得百六十五人御制序

以上俱永樂頒行

天元玉曆祥異賦上初得此書示侍臣曰天道人事
未嘗判爲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皇祖每
教以修身敬天朕不敢忘茲讀是書言簡理當左右
大臣皆宜知之遂命刊印賜三公九卿使達夫吉凶
之幾庶爲變理之助云

洪熙頒行

御制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
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
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
是訓也遠稽前代盛衰之故上維祖宗創業之艱下
勗子孫垂裕之本旨哉不可忽也

御制外戚事鑒歷代臣鑒二書成上爲序冠之
御制官箴三十五篇上諭曰昔舜命九官十二牧孜孜
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爲君禹臯稷契輩爲臣
猶致儆若此况朕德涼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旣不得
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論
因取古人箴規之義俾中外諸司觀省以見君臣交

明統緒通 卷一
做之道凡有嘉謨入告者尤朕所樂聞也

上賦喜雪詩示羣臣賜賞雪宴羣臣恭賀選錄親爲序其略曰冬雪消毒沴殄遺蝗滋茂粟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憂朕之憂也乃蜡月己卯之夕大雪盈尺徧於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且朕以涼德嗣大業輔弼者惟日不足今諸臣進和雪詩實副予望安得不表章之以從善取益哉

御制猗蘭操賜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

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嗚呼賢人兮汝其予輔

興學篇原於君上之躬行而作也御制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己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文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於邦本末循循用臻實効勗爾師生毋忝學校

御制述祖德詩九章勉圖繼述賜楊士奇等觀覽旋刻石摹帖

以上俱宣德頒行

五倫書成

正統頒行

鑑古錄卽君鑑錄以堯舜而後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願上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吏部侍郎李賢奏覽

景泰頒行

重修大明一統志成

天順頒行

侍讀尹直等請以諸司職掌刪潤爲大明通典倣朱熹凡例爲綱目續編從之

梓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先命詞臣盡去後人所著考異諸書以王逢集覽尹起莘發明附後有御制序論內閣編纂宋元史書續朱熹通鑑綱目成

汾川王貢鏞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隲書孝順事實書與之

御制詩集成命翰林官校訂

掌國子監事丘濬以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乃復採經傳子史附以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書成進覽上批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大補政治朕甚嘉悅命刊行

御制文華大訓成綱凡四曰進學養德厚倫明治目二十有四總論以撮其要分言以極其詳各篇又有法以啓其端而結其終有序有跋詞意暢發命儒臣

東宮進講弗輟

以上俱成化頒行

續綱目廣義十七卷監生張時泰進呈

命大學士劉健等摘編通鑑從簡約以便御覽

詩海珠璣選成進覽御制序

以上俱弘治頒行

大禮或問初世宗議禮張璁以或問進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移書於冢宰喬宇曰張子此論恐終不可易也宇未省及除璁南刑部主事掌詹事石瑄語之曰慎之大禮說必行也大學士楊廷和令中書張天保語璁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璁曰吾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

大禮書成錄諸上議未加恩賞者

太祖御註洪範世宗御註伊訓無逸二篇竝刊名曰書經三要

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大學士費宏和韻名曰咏春同德錄又以古詩及諸大臣和詩合刻曰翊學詩

御制世廟樂章用文德舞尋增武舞從張璁言

上製敬一箴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費宏請行於天下學校從之

編修孫承恩奉命輯尚書善惡事編韻語六十首進覽賜名鑑古韻語

內府刻大學衍義以經文并題語大書真德秀細註類爲全書

明倫大典書成閣輔張璠再訂增錄進覽御制序通鑑綱目前編圖書管見太極圖論侍讀學士許讚所述呈覽

聖學格物通一百卷吏部侍郎湛若水所撰進覽易經蒙引詔刊行前祭酒蔡清所著

郊禮通典禮部尚書夏言撰述四郊禮儀以進上覽畢賜名

召輔臣等於重華殿觀祀天祭器各爲賦紀之命曰

奉制紀樂賦御制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

同安縣儒士李如玉纂集周禮會註十五卷進呈上獎諭之賜冠帶

御制大狩龍飛錄賜諸王及羣臣

諭輔臣考訂禮記檀弓等篇禮儀制度仍畫圖註釋竝祭葬全儀編輯成書

皇考醫方選要諭禮部刊布

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帝每日取閱及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燬

以上俱嘉靖頒行

帝鑑圖說輔臣張居正等採前代之君撮其善可爲

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故用九從陽數也惡爲陰故用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一圖後錄傳記分爲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進睿覽命付史館

重修大明會典進呈是書創於洪武續於弘治又續於正德再修於嘉靖重修於萬曆

宗藩要例書成先是肅皇帝時以公族繁盛國用困竭所裁宗藩歲祿多刻意抑損至是輔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等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請敕禮官集羣臣酌議要例刊示諸侯王使厚薄親疎有體又

不至重困民財也

以上俱萬曆頒行

四書五經字學要覽八卷集註字學會編八卷廣規三卷皆經筵講官蔡毅中著輯以進校正字字有韻有音有義有點畫之從更有一形而數音者一音而數義者不容不加分合如辟字一也分讀則有八音慊字一也分讀則有三音惡字一也分讀則有四音數字一也分讀則有五音齊字一也分讀則有六音悉以音韻配義而字學得心傳矣廣規者乃太祖監規肇演執中之訓復詳其義爲廣規也奉命與經筵講讀及正字官各一部

天啓頒行

校正孝經小學註解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進呈先
奉上諭士子讀書進身乃國家人才根本宜首重德
行幼學壯行如平生果係孝弟廉讓自然做官時不
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主文藝據會典及提學敕
書內敦尚行誼以勵頹俗不尚論文優劣開載甚明
至孝經小學此聖賢教人切實之書在府州縣各有
社學原爲養蒙育德敷教儲才近來全不講究以致
教化不明士風吏治日趨卑下今祇遵祖訓起敝還
醇敕令天下學校誦習孝經小學栽培士子德造之
基當以此爲先務著吏禮二部確行

崇禎頒行

閱史大意

太祖閱漢書宋濂孔克仁在側上曰漢之治道不能
純乎三代者謂何克仁曰王霸之道雜故也上曰高
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爭戰之餘斯民憔悴
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
主宜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
之業不獲光大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
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
者皆非也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
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強爲者也

太祖又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優待臣民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亦未盡善

太祖觀漢武帝紀謂翰林侍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資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資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貧君獨富有是理哉

太子侍側上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上問起居注詹同日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上曰以吳

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乎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自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上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至若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上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六代皆爲宦官致

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獨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役使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使然向使宦官不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謂侍臣曰叔孫通雖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典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與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

明統紀述
卷一
孔子曰朞月三年必世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呼吸間創殘死亾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陷人於無辜黷兵驅人於死地有國者當深戒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雖非帝王精

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竝進有失求賢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闡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太祖閱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不宜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

太祖觀宋史至趙普說宋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上覽史見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嘆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若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

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旣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叅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何可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至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佐軍資便謂能行其所難皆繇太宗不能善始故也上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上曰高帝聞一善言卽能感悟後之爲君少有及之者侍臣曰唐太宗亦能從善上曰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

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太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
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
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
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歉其不足矜
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歉其
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
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與楚國武侯侵暴隣國
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敏以納善人臣當
直道以事君天下之事濟矣

漕運大略

洪武初年給餉遼東邊衛行海運法中山侯進封信
國公湯和延安侯唐勝宗都督張赫相繼折衝波濤
勤勞備至後因颶風飄沒民命停之令西北各州縣
民轉運但邊餉道遠各就近地計程給路費接遞至
衛所永樂都燕軍國所需皆取給東南元年令於淮
安用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
衛河轉輸北京二年命總兵一員副總兵一員統領
官軍仍行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
載至通州交卸倘水路閣淺遲悞海船回還令於小

直沽河西務起蓋倉囤轉運京師六年令海運由直沽達京其會通河衛河以淺河船遞京此海河竝運也十三年罷海運令各省秋糧撥運淮安濟寧通州各倉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又命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俱平底淺船歲運糧儲此專用河運也十六年又用民運各省稅糧除存畱及起運南京外餘糧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里戶各赴通州河西務等倉洪熙元年仍用軍運船內許附載物貨資給盤剝折耗之費宣德二年運糧軍船不許撥載他物致悞饋運四年宣運其半民

運其半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入通州天津二倉此軍民竝運也五年以民運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乃令江南漕糧兌撥附近衛所官軍載運至京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此專屬軍運也七年令江南民糧瓜洲淮安交兌河南民糧大名府小灘交兌官軍領運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成化七年副院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逕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自是兌運又變爲長運而承爲定制矣九年奏准運糧官軍盤剝費用如正糧不敷總督等官給印信文憑於

明紀綱卷一
太倉折草項內借與交納次年補還二十年以河道
淺阻糧運遲滯令所運糧艘已到者悉免晒颺每石
加耗四升未到者令在京各衛所官軍於通州張家
灣等處臨船支領每石量加脚價弘治二年奏准漕
運糧遭風漂流者勘實具奏每石減脚價加耗以補
漂流之數嘉靖三年新定運軍行糧隨正交兌以利
官軍七年通惠河成酌裁脚價以蘇民困二十年總
憲周金奏運船淺阻修補徐臨德天津水次舊廩倉
以圖寄囤其說行而旋止萬曆悉照長運之法而米
色不過中次期限又寬緩本年漕糧往往次年夏秋

交兌京倉收納亦不苛且糧艘貿易物貨常不報稅
軍民皆便之天啓而後軍強民弱臨兌之日額外私
索銀錢稍不遂卽羣譁攘臂總督雖嚴責旗弁而良
法不復振者豈時爲之哉

錢法大略

寶錢之行非錢法行之而氣運行之也洪武設官置
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以四百爲一貫四
十爲一兩四文爲一錢頒省直通行又令戶部及各
行省鑄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
五錢重五錢當三當二皆如其數小錢重一錢大錢

明紀編遺 卷一
皆鑄京字於背其後各從省鑄民間以二等大錢無
京字者不行乃令各藩司寶泉局改鑄小錢以便民
用每生銅一觔鑄小錢一百六十文禁民間私鑄依
律論罪是時上以裕軍餉下以厚民生皆錢爲之用
也成化十七年許用歷代及洪武永樂宣德舊錢每
錢八文折銀一分八十文折銀一錢不許私鑄攬和
阻壞錢法下惟令矣嘉靖朝錢制盡善錢一千文值
銀一兩四海通行最爲久遠萬曆改元命主計鑄大
錢京師民庶多積嘉靖錢恐用萬曆新錢不用舊錢
人情以爲不便乃依嘉靖錢式鑄造以兩代錢兼行

錢式精工銅色明亮萬民見之無不心喜卽有私鑄
呼名醬燒衆共棄之不煩禁約兩朝享祚長久此亦
一徵也天啓時豪猾阿附內璫廢公行私故四方私
鑄可得而問京城內外之私鑄不可得而問也京城
內外私鑄不可問則四方私鑄亦終不可得問也崇
禎之初通用官錢旣而壅滯凡私鑄每千文折銀五
錢至壬午癸未銀三錢兌私錢一千文純尚鉛蠟不
見銅質時人謂之薄小穿其弊甚於鶩眼而民間又
好行私鑄藐不知有制錢矣若夫弘光錢大明錢隆
武錢永曆錢雖依舊式開鑄而行之不能歲計者又

非崇禎錢所可擬也嗚呼此其所以爲氣運歟

鹽法大略

明初鹽課專給邊方軍餉或水旱凶荒亦藉賑濟緩急恃有所備其利甚溥凡兩淮兩浙河間長蘆河東福建鹽運司及廣東四川提舉司每歲鹽課各有常額年終各該運司提舉司將周歲辦過鹽課出給中信通關繳部比對至於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肥瘠官田草場及鹽丁雜泛差役除額免科凡煎鹽工本於官庫內關領給與務在新鹵得宜約量計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各運司招集客商

俱於各邊開中納本色米豆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舊額鹽四百觔爲一引每引輸銀八分粟貳斗五升至輕也支鹽之日上場派盡方以下場轉數補派至公也所司開給無畱行至便也鹽糧勘合并茶鹽引由契本銅版至一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至嚴也遇米貴鹽賤之日卽以秋糧給竈戶官得積鹽民得食米至裕也是時富商有才力者募遊民赴各邊墾荒土種粟豆立堡伍以自衛輸額課以足軍儲鹽也兼屯商也兼兵若以此法實實永行則強兵富國世世無有失也曷爲良法屢更乎正統年間歲額

十分以八分挨次給守支客商謂之常股以二分另
爲收積在官邊方糧缺遇積鹽人到卽支謂之存積
自後存積屢增倍價開中放支越次新舊那移是居
貨罔利也浸假不輸粟而輸銀不赴塞下而赴鹽司
諸商棄粟旋歸邊地荒赤兵餉亦漸匱浸假勳戚賞
資權倖寄託王府遂食鹽之請織造開販鹽之端借
欽賜名色夾帶私鹽而官鹽阻滯李東陽知其積弊
而不能除楊一清額外奏請鹽引而鹽反告乏欲國
課殷盈不可得也後之議鹽法者歸咎於葉淇淇謂
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

得易辦之利一時以爲利而不知舊法由此壞矣矧
兩淮鹽莢居天下鹽賦之半六十餘萬課額歷代未
之改也自遼事起而有遼餉之議增課一十四萬黔
事起而有黔餉之議增課六萬五千額外加征二十
萬有奇舉兩淮則知各運司俱有增加之累商能堪
乎若準祖宗舊制以國家根本之計論之二者之增
重困商人且不以開邊而以解部又以解部而供支
給之虛費更爲失策矣科臣董懷里言欲通鹽法須
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
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旣利於商餘鹽收

盡又利於竈兩利而國課充矣咄嗟懷里能言之而當局不能行之也

兵制大略

洪武定衛所官軍自京師達郡縣皆立衛所各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其隊伍彷彿前後左右中古法守禦無不周也命將出師以大將軍副將軍統之師旋官軍歸衛大將還京節制皆朝廷主之也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爲五軍二十二年北征歸京師意在京營強盛乃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

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團子手管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效義營管京衛報效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盛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東宮宮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

器五十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以後用勳
臣爲總兵官掌各營事景泰土木變後兵漸耗散用
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
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
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官太監曹吉祥
劉永誠監之內臣掌兵自此始也餘步騎仍歸三大
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
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
勇果勇敢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
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銃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

懷寧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正德信權奸言集九
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
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
邊兵時關外警報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
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
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
監曰公侯曰尚書庚戌外騎大入京兵出禦死者萬
餘揣度闔營兵少不足蔽睥睨於是侍郎王邦瑞極
言利弊乃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勳臣朱希忠陳鏞
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以咸寧侯仇鸞領之

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叅將四遊擊四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佐擊將軍六練勇叅將六神機營將校亦如之咸寧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戍曰轉弱爲強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弊如故至肘腋之間厠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無何咸寧疾奸漸露上以大學士徐階言奪印綬遂伏藥死又因發其與邊外通事遂磔其屍乃專設尚書一員總督戎政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

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掛印而命將闡外事竣則繳敕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敕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餘如貞吉言於是命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恥與正等伍稱疾辭爲言官所論復以二將名位稍輕乃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於是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

史劉燾督神樞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侯伯總督少司馬協理科道樞司各一員爲巡視萬曆相承三大營之制額餉非不足也閱京營與畿輔遠近衛所兵籍五十餘萬而此中有虛數有襲名訓練不先侵餉恐後兵政廢弛實甚至崇禎時勳臣掌都督府事而戎政專屬尚書第內外寇蜂起調發相繼西北之兵力日削而東南士卒老弱居其半招募民間壯丁撥入營伍縱有拳勇而戰攻之法多所未習嗚呼欲兵之強得乎

市馬大略

按會典馬政太僕寺苑馬寺專理衛所屬太僕監苑屬苑馬而統於兵部其見於諸司職掌者有四曰廐牧曰關換曰折糧曰收買廐牧有民間孳牧軍衛孳牧京府寄牧營衛放牧諸條關換凡官軍關撥馬匹操練該衛官吏保結關領有騾馬與兒馬願換者聽折糧乃各土官秋糧願折納馬匹起解到部令獸醫辨驗明白送御馬監交收馬或不堪責令差來土官陪納收買凡官給價鈔於各處收買并茶易到馬匹或就彼處給軍騎坐或起解赴京交納各記其數事例詳矣若夫互市之法會典不載故略言之太祖南

征北討兵力有餘惟以馬爲急江北雖孳養民間立羣頭羣牧免其地丁而取之歲月未能數馬以對故分遣使臣以財貨於各邊市馬而降服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爲幣自是馬漸充實矣時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觔中馬三十觔下馬二十觔從之又敕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常賦

使其知尊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敕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敕償直旣而耽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四川巖州衛奏每歲長河西等番商以馬於雅州茶馬司易茶其路由本衛經黎州始達茶馬司往

復路遠今宜移置茶馬司於巖州定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駒馬五十觔從之永樂之初兀良哈頭目哈兒兀歹遣其部屬脫忽思貢馬命賜鈔幣襲衣并償其馬直又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未幾兀良哈等處告饑願以馬易米命所司議直亦以馬上中下給米絹多寡之數正統增定邊等中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匹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匹鹽一百引先是戶部定上馬一百引中馬八

十引鹽商以道路險遠中納者少總兵黃直以爲言故增之時京師有警選取馬匹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寄馬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賠補餘累不鮮夫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嘉靖年間兵部言祖制養馬在順天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因有司怠玩漫不檢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害及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漸至損耗內地馬政之廢實繇於此夫善言馬者宜復洪永牧馬之政而仇鸞不知也密遣

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又令史道
主市不以前代馬直先期議定而彼部曲以羸馬索
厚直弗與輒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市則寇大同
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亦掠去而彼常往來動稱互
市垣堡踐踏難以固圉關外馬政之廢實繇於此萬
曆天啓時邊臣緘口不敢言互市而苑馬寺奉裁太
僕又不修馬政中原安得有戰馬哉

屯田大略

屯法興於洪武之時廢於天順以後試略述見聞可
乎金陵定鼎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時康

茂才爲營田使屯積充仞兵食賴焉七年命王簡往
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開屯訓
練十三年詔楊璟薛顯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
訓練士卒十九年沐英屯練雲南力墾荒土軍士有
歲輸之粟二十一年上以海宇寧謐邊境無虞但恐
兵坐食於農農必受敝令天下衛所各鎮諸將督軍
勤勞屯種其耕牛器具皆給於官犁鏵耙齒取辦鐵
場牛隻數多給價產地工部掌爲政令自內地及邊
境荒閒田土皆開墾成熟歲收子粒爲官軍俸糧以
省餽餉此兵農相濟餉有餘需久安長治之術也永

樂衍太祖屯政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官徵牛於朝鮮其國王李芳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以佐農事三年寧夏總兵何福盡心屯務墾田益廣積穀益盈奏請更定屯法賞罰以計永遠宣德五年尚書王福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餘萬人屯種積糧衆議未便停之八年敕南京守備李隆同巡撫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羣興東作耕九餘三較其所入之數充實軍倉可謂善法二祖兵食大計矣景泰二年學士商輅言邊境膏腴田地勦臣占爲己業今日守邊要議莫善於興復屯制事

下所司議行而隱占夙弊未易除也官田官牛之法自此漸廢嘉靖七年大學士楊一清言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不可欲廣興屯非補助屯丁不可宜查理衛所軍戶并可仿古募民實塞之意條議雖善未之行也十三年科臣董懷理言屯弊有四外騎騷驛時不可耕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丁壯遷徙人無以耕河套棄去勢不敢耕或創衛所或募新軍庶可以籌邊事此言乃救時藥石亦未之行也萬曆朝大學士李廷機著九邊屯田考事理固詳明也所屯之地其能問乎天啓之初廷臣議復屯法者

數數矣經略熊廷弼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省臺劾責之首輔葉向高致書云門下按遼言屯田之利至悉屢荷明旨褒許比後經略其地全不談及也何故廷弼回扎云屯田利益按道時曾詳言之此太平話也及經略其地開鐵清撫諸處豈但迫於敵而不可耕且皆爲敵所有金伏海蓋之區雖曰寬曠然河西開鐵避敵者往往依之人稠而地磧又重伏山岡不似開遼平坦有可耕之地惟是三岔河以西三百餘里土凝可屯屢咨督餉具題責成撫道行之而撫道皆以軍少不能屯另募又無人應若畱援軍屯而每歲支餉不足償所食議遂止蓋按遼時額軍月止一兩二錢五分或一兩三錢四分故畱屯半以食半以佐餉爲有利而茲且人人食內餉有月支二兩外者時固不同也今三岔河與敵對壘僅隔一衣帶水而以西荒冷又不可屯矣其不得不轉輸於內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遼斯已矣如欲復全遼定借內地徵調轉輸之計不徵調不轉輸而欲捐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遼而捍敵雖韓范再生黔國復出亦不能任也觀此則知屯田廢而邊事壞繇來有漸其咎豈獨在熊經略哉

河道大略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瓠子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決東郡分流博州後又決平原渤海清河信都皆東北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竝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決大名神宗熙寧間決擅州曹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黃河入淮自茲始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會淮以趨海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

略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庶廬畝而已明朝河決則慮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明朝治河視前代爲尤急夫自南至北漕運之路必繇淮達黃河而入衛河衛河者元名御河卽今運河也出河南輝縣至臨清下直沽入海長二千餘里黃河發源崑崙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山東及徐泗諸水則同流入淮當其壅淤則百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十里之隄一瞬而變洪波雖防河歷有治法然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奏績者也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

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
經潁州潁上縣東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
淤永樂九年黃河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竭命
工部張信住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
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
道則水勢可少殺遂繪圖以進乃命蔣廷瓚相度開
濬宋禮兼董成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過開封城
之西南而城北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景
泰四年命徐有貞治河乃祖元人用河之意自蘭陽
引河達徐入漕更作九堰八閘制水勢復於開封金

龍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
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命官塞之五
年張秋又決運河水盡入海命劉大夏督治張秋發
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
繇梁進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流入運河又從黃河
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繇中牟至
潁州東達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繇陳畱至歸德分爲
二道一繇宿遷小河口一繇亳縣渦河會於淮又從
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郡三尖口
各路長堤二百餘里及修南岸千家店筒瓦廂諸隄

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更名曰安平鎮萬曆七年淮楊諸郡悉爲巨浸敗壞城郭及田廬冢墓以萬數橫濤抵泗州其患不獨在民在漕且憂陵寢矣當是時有請開草灣者夫水以海爲壑開草灣亦是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洩水怒若干餘里巨浸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必不可爲也又有請開漕海者請開膠萊河者請開泇河者更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謂朱家口當勿塞者謂范堤當鑿者謂開新興場牛團浦導射陽各水入海者紛紛無定論上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舊河謂泇河也御史潘季馴可使上

乃降璽書出帑藏使持節治河行以便宜久任踰年而決口盡塞水閘盡建土堤石堤盡築令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高岸綿亘夾峙而河流在中淮水盡趨清口附黃河繇安東雲梯關入海而厥功告成蓋昔之治水止治河今之治河兼治淮以張秋爲冀北襟喉而兩淮係東南津口也啓禎兩朝每歲河工實繁民力聞賈讓言曰治河有三策能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導其泛溢中策也若繕修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下策也余服讓之言

乃涉淮而北徧覽黃河大源見今日治水皆出下策
豈上策難行歟抑用人未得也

諡法大略

諡典與卹典不同卹典恩及子孫人歿而世遠或防
其濫諡法則懋昭大義表顯公心愈久而愈定後世
必無異詞學者不可不察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諡請
報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請於上而自擇之以具釋
義也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天者皆
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諡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
卽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侍制王禕得諡

文節矣文臣有諡自禕始其諡小臣亦自禕始永樂
之制嚴矣賜諡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
之爵則公也文臣有諡則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
故臣凡勞於國誼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
而後文臣之諡稍益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
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
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
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願也則瑕
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
番王之有諡也高帝憫高麗王顓也婦人之有諡也

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諡也自仁宗之悼
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諡也自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
有諡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
諡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邵元節陶仲文得之則更
淫也按文臣美諡至文正而極故宋惟范仲淹司馬
光足以當之昔宋夏竦卒仁宗賜諡文正司馬光言
竦爲人天下莫不知之乃予以至美無復加之諡恐
傷國家公典遂改諡文莊宋朝諡議之嚴如此明朝
開國後文正二字不輕授武宗時李東陽首得諡文
正此楊一清援私而史氏非之也至世宗時夏言持

秉則同列皆中諡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
者中下諡也繼而嚴嵩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上所
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卽得之不腆不
上諡也及身以罪竄削勿諡也端宗時溫體仁持秉
大臣非其同類不肯諡厥後體仁諡文忠而言官交
章削奪也至如趙南星之諡忠毅首輔韓爌示公也
董其昌之諡文敏閣輔錢士升示公也文震孟之諡
文肅臺省諸臣正論也夫諡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
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爲大臣
恩怨報復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

事遇大臣以謚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進之閣臣復衷而取上裁凡文武二品而上及勳親臣必謚公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迨庶寮有德行政術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世勳臣若吳復傅友德之類文臣若章溢唐鐸吳伯宗胡儼魏源之類督撫若朱統張經胡宗憲盧象昇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劾俞大猷戚繼光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沈鍊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海雍陳真晟之

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以美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岳正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干謙項忠王越海瑞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張孚敬桂萼汪鉉張瓚易之以下謚可也楊廷和贈太師而賜上謚可也張居正不削其謚可也更若靖難死節從亡諸臣若璫禍直諫慘死諸臣若兩都殉難諸臣若浙閩粵盡節諸臣咸加以上謚可也至若殉難諸生各贈官賜謚以表忠魂可也凡此數者皆天下之公好公惡操法於春秋褒貶

之大經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賜祭葬亦有不賜諡者若有諡必有贈高皇帝爲五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綏者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孤絕不以爲贈文皇帝因之有贈爵無贈官中間僅一惜朱長史復之相藩邸胡學士廣之侍左右皆久而皆五品故追崇之然亦僅至尚書而止仁宗復置公孤官以居英公張輔尚書蹇義等於是姚廣孝得少師馬京得少傅墨麟得少保文臣之贈三孤自廣孝等始宣宗寵寄夏原吉其卒也欲爵之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蹇義因之文臣之

贈三公自原吉始嗣黔公斌旣薨欲王之則無功欲不贈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勳臣之贈三公自黔公斌始周太保尚文之卒岳都督懋之戰歿宜伯而靳之一隆以太傅一隆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尚文懋始鄒濟少詹事王汝玉贊善於仁廟爲舊宮臣故卽位而贈太子少保文臣之得贈東宮大寮自濟汝玉始王一寧侍郎以閣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躡得三太白一寧始蓋國家大典始不輕予繼或濫觴未有不繇於漸也

歷代令典於婦人女子能殉夫死者有旌異有贈諡

考之實錄洪武七年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妾鄭氏自經死十七年安陸侯具復卒妾楊氏自經死俱贈淑人諡貞烈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愚卒妾朱氏自經死贈德人諡貞烈德人卽恭人也永樂二十一年成安侯郭亮卒妾韓氏自經死贈淑人宣德四年中軍左都督馬聚卒妾陳氏自經死左軍右都督冀傑卒妾王氏自經死俱贈淑人陝西都指揮使王俶戰歿妾時氏自經死贈淑人諡貞烈八年忠義右衛鎮撫李壽卒妾趙氏自經死贈宜人大同左衛指揮使范安卒妾楊氏自經死贈淑人正統六年中軍都

督僉事胡榮卒妾陳氏自經死贈淑人景泰二年昌平侯楊洪卒妾葛氏自經死贈淑人三年豐城侯李賢卒妾余氏自經死贈淑人以上凡十有三而勳戚大臣之妻殉死者無一二也豈妾獨厚而妻獨薄耶意者有呂后袁紹夫人之妬而出於不得已也且成化而後旌典歲有之而未聞有勳戚之家及爲妾者又不可曉及按萬曆年間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慟極淚盡血出不食而死檢討王象節卒妻畢氏自經死兩烈婦皆原配皆以身殉夫而不聞有諡典又不可解崇禎甲申燕都殉難忠臣內有妻同死者

有妾同死者而弘光有贈無諡大闕典也

明朝追諡前代之臣若正統中諡漢將軍紀信忠烈
景泰中諡唐韶州刺史鄧文進忠襄宋邕知州蘇械
忠壯邕州推官譚必忠愍宋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忠
烈制置使謝枋得文節正德中諡唐贊善張拯忠毅
蓋自紀信天祥外皆出於有司或鄉人之奏請耳稽
古之灼然應諡自漢而後若王陵周亞夫賈誼董仲
舒蘇武貢禹司馬遷龔勝翟義第五倫鄭弘楊震楊
秉袁安李固杜喬陳蕃王允鄧艾陸抗陸凱賈逵祖
逖崔浩斛律光尉遲迴長孫無忌褚遂良郭元振王

忠嗣張巡許遠李泌裴垍李德裕郭崇韜王朴李筠
呂誨韓維陸秀夫張世傑凡四十餘人下之所司攷
定功德加以媿諡以爲世勸抑何光明正大哉